



每年的清明节,都会唤起我们内心许多感怀,磁力般穿越沧桑的岁月,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精神。

花开清明

春分,以花雨分隔昼夜与生死,分得差不多了,就往天空抓了一把,扯下雨雾露出亮光。结伴而来的三月似仙子,她淑静端庄,细雨和风,暖暖地托出缕缕思念,用柔顺、温热、沉实的笔勾勒出一幕幕等不及摸不着的亲情。

哦,又一个清明节伴着生长的绿、欢笑的花草、澄碧的溪水,撩动我脆弱过敏的心。唉,眼前这座矮山,这些有碑无碑的土包,我平时是不敢涉足的,怕惊醒住在里面人的梦。此刻,花团锦簇,引我迈开沉重脚步,携一颗早无潮湿的心,在早春里苏醒,于青山绿水间,对着一个个朴实的石碑诉说绵绵,却是迟到的感恩与悲痛。是山村悠长深远的呼唤,越过长长狭狭的山河,不顾喧嚣阻隔,在深邃与静谧间诱我一年一度追寻。

只需想起,就可放下,什么都会放下,仅携一片血脉之情上路,在凋萎的菊花丛,再次植下新的追思与祈祷,还有一些轻微的痛。

寄语婆婆

桃红的映山红盛开了,漫山遍野,如霞似锦。再来桃红,却是您周年的祭日。桃红的风景依旧,只是再也不见您倚门翘首的身影了。

您一定会记得,二月二十四,那是您的生日,每年这个时候,我们都喜欢进山来逗留几天。那是桃红最美的时节,也是您最忙碌,最愉快的时候。艳阳高照的日子,我们背着行囊,全家人坐在芳草凄凄的桃花州上,欣赏漫山遍野的桃花,静听溪水潺潺的流淌,吮吸林间新鲜的空气。然后,我们一起喝着米酒,细细品味您卤制的野味和特色老菜,其乐融融。如今回忆,仍是愉悦。

您和天下的母亲一样,伟大、无私。公公英年早逝,是您用孱弱的身躯为四个孩子撑起一片天,把他们视为您生命的全部,倾其所有地爱着,竭尽全力地疼着。记得我初来的时候,家里条件不好,一个月难得吃几回肉和鱼,每次加餐的时

写给父亲

依稀记得,那是在年少时,那是在细雨纷飞的季节里,您这样对我说:“我们去看爷爷吧。”爷爷长得是个啥模样儿,我一点也不知道,但我还是屁颠儿跟着跟在您的身后,向着那老高的山上爬去。

在一座小小的土丘前,您停了下来,说:“爷爷就在这里。”然后,找来些小枯枝,在上面挂上符钱,再选择稍空旷的地方,点燃了鞭炮。接着,您对我说:“来,给爷爷磕个头。”我虽有些不明就里,但依然学着您的模样,朝着这小土丘打躬作揖。

当我远离了家乡去求学后,当我在千里之外去工作后,清明时节上坟祭祖,似乎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了。我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的思想太激进,一直持有一种“对待老人就应该厚养薄葬”的观点。于是认为,在清明时节上坟不上坟,那是无所谓的事情,以至于前一次上坟是在哪个清

感恩清明

轻风细雨燕子斜,杨柳依依桃李艳。清明时节随家人回故乡祭祖。阔别经年的故乡依然很美,天高云淡,弥漫着花香的空气清爽宜人。

外公外婆的坟上长满青草和不知名的野花,在微风中轻轻摇摆,仿佛在向我们示意:“来啦,我的心肝!”,令人禁不住心酸泪流。两老生前并不和睦,却有一样相同,那就是对孙儿百般的呵护,巴心巴肺的疼爱。或许我们的童年曾给予了两老晚年的快乐,但却使父母不在身边的我们承受了他们更多无私的关爱。前不久在与妹妹聊天时才知,我结婚时,当时已八十多岁的外公曾对新郎说:“你要好好地疼她哟!”也许在外公的眼中,我是优秀的、聪明的、能干的……但是殊不知漫漫红尘,情路跌宕,感情婚姻

追寻的纽带缀满鲜花,柔韧绵长。

湿漉漉的草丛一夜间绽放了黄的、红的、蓝的、紫的鲜花,也丰富了一些灰烬与香火。一缕青烟飘过泡桐树,遁入去冬开满白花的山茶林。有一两只鸟儿飞过,吟唱着祖坟山所有的感动。说不定其中一个受山神遣使,沟通阴阳两隔。这静寂的山野啊,顿时有了某种拱破朦胧的清秀,仿佛天堂亲人又难得地露了善良温柔的笑靥。

两滴泪,坠入丝茅叶片,融进黄土,它要为逝者培一片新绿,好让蒲公英花伞助地下魂灵飞翔,远些,更远些。所有的心事化成两行湿湿的泪,代替了撕心裂肺的哭,痛不欲生的悲,以及慢慢淡漠麻木了的苦。泪盈满眶,情不自禁,脆弱而又迫不及待,就如孩提委屈时扑入母亲温暖的胸怀,一下就心安了。泪又一次找到亲人,浇出绚丽思忆。

梦里花落知多少?每一个清闲的日子里,意识,梦,脑海,言语间,有着太多相似的情景:一重

候,您总是蹲在灶边吃,不肯上桌,邀您上桌喝点汤,您总是推辞说肉太油腻,见了头晕;鱼刺多味腥,怕梗喉,其实这是您善良的谎言。因为您的心里只装着您的儿女。

后来,几个弟妹都成家了,各奔东西,您一个人住在桃红,不来客,您从不会称肉买鱼。几个子女都给您生活费,叫您隔三差五买点肉鱼补补身子,您还是那句话,不喜欢吃。可我们来看望您时,您却乐呵呵地买来大鱼大肉,餐桌上您不是吃得好好的吗?您一生勤俭,就是我们做儿女的给您的零用钱,您也是一五一十地攒着。临终前,您战战兢兢地从枕头里摸出一个大红包,说这是让我们操办后事钱。那些钱都是几个子女平时给您的生活费。您不曾花一分,全部攒起来为自己准备后事,不给子女增添一点负担。俗话说得不假,“只有瓜甜籽,没有籽甜瓜”,您总是为儿女着想,

明节,我也不大清楚了。“祭祖是一种习俗,是对先人的一种纪念。”您虽说没有完全要求我一定要去祭祖,但您这样对我说过。我知道,您还是希望我能够回到祖先的坟茔前,希望我不要忘记了自己的先人。“人死后,难道还真有灵魂么?还能知道有人在纪念他么?”我就这样对您说。

您没有给我回答,也没有给我讲更多的道理,只是笑着问我:“要是我在山上了(故去的意思),那你会来看我吗?”“嘿嘿……”我轻轻地笑了笑,这的确是不怎么好回答的。但是,我相信在您活着的时候,我对您是极为孝敬的,果真在您故去后,我该怎么呢?那我还得好好考虑一下。

真是天有不测风云,我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考虑清楚这个问题,您也没有等到我的回答,您就匆匆走了,就到山上去陪伴爷爷了。

面临诸多的变数,雨打芭蕉,绿肥红瘦。独自凭栏,每每想起老人家的殷殷疼爱与怜惜,想着世上再也不会有人对我如此厚爱,不禁悲从中来,潸然泪下。

祭拜完毕,漫步田垄。在儿时的乐园里,回忆被春风扬起拉长,串起以往的点点时光,系着我的衣角,穿透我的身体,在血液中游走流淌。山花年年开,夕阳日日落,童年的伙伴各散天涯,是否偶尔也会如我般忆日游?春天的思念,在蒙蒙细雨中格外滋长,馥郁的油菜花香时时荡起我心底的涟漪。某年某月的某一天,油菜花开的邂逅,曾蘸着恬淡的芬芳,和着悠悠的风铃,轻轻敲打着心门。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,使得一切芳华殆尽,只觉心中平添一座坟茔。多少次,凝望着油菜花,不言不语。生活中

重山、泥泞小路、飘摇老屋、慈父良母、无尽的风雨……我知道,自己不管身处高楼,还是寄人篱下;不管飞往远方,还是宅在小屋;不管思想多单薄,行为多粗陋,都无法挣脱这些给我的深深的影响。它们早已深深植入心灵深处,悲悯如影随形。

最是相思在清明。纷纷烟雾中,昂首,水盈满眼睛,我看不清头顶那片蓝天。低头,雨从身体流过,我找不到自己那颗坚韧的心。

这辈子无论怎么卑微,在人前,我总是像祖辈那样挺起脊梁,仰起头脸。那不是我有多高傲啊,是怕不经意间让人看到泪从眼角流到长长的腮边。

亲人,告诉我:那热热的雨水,怎么一次次从体内决堤而出?是你们太牵挂我了吗?如果真的有灵,请心疼我的你们帮我,帮我把这滚烫着的无色血液扯断,挂在那棵高大的梧桐上,化为孝幡随风缭绕,年年岁岁,时刻陪着你们,无论晴雨。

(作者单位:通山县委党校)

但我们却因为各自家庭的忙碌很少顾及您,扪心自问,我深感愧疚和自责。

小弟有三个孩子,负担重。您总是暗暗地帮着他,大的,您一直带着,两个小的,您后来病重带不了,但您常常自责自己命贱,有孙子没福带。

觅觅是您一手带大的,您病危的时候,一再嘱托我关照一下她,我知道您放心不下觅觅。我噙着眼泪望着您不断地点头,您走后,我把她接到了赤壁。觅觅机灵乖巧,惹人喜爱。她常说,长大后一定孝敬我,我并不要她的回报,亦如您一样。现在,觅觅学习、生活得非常好,您若泉下有知,就安心去吧。

哦,忘了告诉您,桃红已开发为风景旅游区,“十里画廊”已吸引无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。今天我又来到了桃红,春暖花开之时,风景依旧迷人,只是再也见不到您期盼的身影,睹物思人,平添几许忧愁……

(作者地址:赤壁市中伙铺镇罗县村)

今春的细雨又开始纷飞,今年的清明节又已来临,独自在家的妈妈早早就给我打来了电话,问我今年的清明节是否会回去看看您。

我突然想起了您曾经问我的话:“要是我在山上了,那你会来看我吗?”我的双眼瞬间就模糊,我的眼泪也悄然滑落,可您的形象却在我的头脑里清晰起来。我似乎已经看到了您,看到您在泥泞的山间小路上,一只手拄着杖,另一只手被母亲搀扶着,正在蹒跚着前行。远处,不时传来一阵鞭炮的声音,那是其他人在祖先的坟前……

“要是我不在了,你会来上坟吗?”您的话,又一次在我的耳边回响。还要说什么呢?今年的清明节,无论如何,我也要回到老家,回到您永远住着的那个地方,会给您磕上几个响头的。

(作者地址:赤壁市河北大道288号生态小区)

有许多时候,是无法说出来的。走过心灵的无声脚步,来来去去,使我们在痛感中咀嚼回味,成为隽永。

春去秋来,寒暑易节,四季轮回。世人纵然赢不过岁月,逃不过宿命,也依旧选择傲然前行。几十年间似反掌,在不可逆的时光里,我们渐行渐远,相守于前世今生,承受生命的洗礼;经历伤痛,深邃生命里的一些人可以忘,一些事可以淡,一些风景可以删;放眼今朝,斜倚春风,背靠沧桑,在油菜花开的季节笑看云卷云舒……

感恩清明,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,集聚血脉至亲,祭奠先祖,寄托亲人无尽的哀思;感谢春天,让我们在花开的季节回眸青春,在记忆里盛满花香,永驻美好!

(作者单位:市农机局)

无尽思念

好冷,雷雨交加。

看着窗外,思绪被带到了2011年的最后一天。当时准备动身参加好友的婚礼,突然接到奶奶病重的消息,我立刻赶回老家。

返程途中,脑海里不断涌现曾经和奶奶在一起的画面。

记得小时候,只要父母不在家,我就会带着换洗衣物住到奶奶家。每天一大清早,奶奶就带着我到烈士陵园去练功。奶奶练功很认真,所以她不会加入晨练的大队伍,总是独自一个人找块僻静的地方,接着把随身的装备挂在树枝上,然后投入到舞剑中。而我在一旁蹲着,摆弄地上的小草、蚂蚁,或是呆呆地看着奶奶练功。

在奶奶家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吃饭了,因为爷爷会做出很多好吃的菜,另外蒸几小钵加了绿豆的米饭。一开饭,奶奶就把好吃的菜夹到我的碗里,直到堆得高高的,再也盛不下了。可是,我不会安分地呆在桌旁好好地享用美食,而是端着碗去玩伴家串门,每当看到小伙伴们对我碗中美食流露出羡慕的表情,我小小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长大以后,奶奶还常常提起这事,或许在她老人家里,能满足孙女的虚荣让她感到了幸福。

奶奶一生普通、平凡,她对事业没有过多的追求,因为出生在大户人家,从小就“十指不沾阳春水”,操持家务能力不足,可我还是深深敬佩奶奶。奶奶曾经患过三种癌症,但是凭着对生活的热爱和顽强的毅力,与残酷的病魔抗争了二十多年。虽然病痛给她身体上的残缺,但乐观的奶奶丝毫没觉得遗憾,反而因此更加珍惜每天的生活。这段不平凡的人生经历让奶奶颇为骄傲,于是她将自己的这段经历写成了一篇文章,还自称“抗癌英雄”,并兴致勃勃地把文章寄给了当时最红火的杂志社——《知音》。

奶奶还是个非常可爱的人,从不掩饰对事物的好恶,爱憎分明。奶奶还是个有趣的人,长年保持着阅读、练字的良好习惯,时常和我们晚辈分享学习心得。

当我匆匆赶到奶奶病床前,由于呼吸困难,她一直在大口地喘气。看到她难受的样子,我的嗓子梗咽得要命,半天说不出一个字。当我好不容易喊出一句“奶奶”,奶奶艰难地回过头,半天才看清我的样子。突然,她伸出一只手紧紧的拉住我,然后痛苦地挤出一句话“小珊啊,奶奶活不了了啊!”听到这句话,我的眼泪倾涌而出,大声抽泣起来。

遗憾的是,奶奶虽然艰难地熬过了2012年春节,但还是在春节后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记得重病中的奶奶稍稍好点时,一日忽然诗性大发,当场作了一首诗,其中有一句“儿孙满堂膝前绕,阎王老子不敢接”,其中饱含了对亲人多么的不舍。

窗外还是那样冷,但是我知道此时天堂里的奶奶一定非常温暖,因为那里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。

(作者单位:咸安供电公司)